

西安事變外一章

喬家才

——馬志超、楊虎城鬪法記

情婦家裏雅片燈旁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，像似晴天霹靂，震撼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弦。全國上上下下，男女老幼，都爲這件突發的事變憂心忡忡，惶惶不安。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委員長蔣公脫險，安抵洛陽的消息傳到北平，人們興奮的像瘋子，到處有人在歡呼，整個北平成了瘋狂狀態，那種感人的情景，前所未見。鞭炮聲突然起自北平的各個角落，一會兒，響遍全城，編織成一片歡騰的樂章，震耳欲聾。響着！響着！斷斷續續，一直響過農曆新年，才停止下來。

西安事變兩三天以後，北平就盛傳西安的公安局（當時警察局的名稱）長馬志超被釘在西安的城門上，釘成一個大字，狀極慘忍，令人目不忍睹，許多膽小的人都不敢進出這一座城門。傳話的人說得活靈活現，好像他們親眼見過一樣。聽多了，自然會使你信以爲真，以爲馬志超局長真被楊虎城殺害了。等到七七事變的第二年，我奉命離開日本軍閥佔下的北平，由天津搭乘海

輪到了香港，再乘粵漢車北上，抵達武昌。在武昌工作了一陣子，又到河南兜了個大圈子，最後經西安到了蘭州，剛好是西安事變的二週年。到達蘭州以後，我發覺蘭州警察局長又是馬志超，那麼兩年前所聽到的許多傳說，都不是實，大概是那些痛恨他的傢伙們故意造出來的謠言。有一天，我去警察局看他，告訴他兩年前所聽說的種種。他說不被叛軍殺害者幾希，因此，請他敘述當年逃出西安經過，聞聽之下，才知那是機智、勇敢與人和三者結合在一起的傑作。現在事隔三十年，每一憶及，總覺得這一個故事饒有趣味，值得流傳。

西安是西北的重鎮，尤其剿匪期間，倍加重要，需要一位很得力的人去做公安局長。黃埔第一期同學當中，陝西出了好幾位了不起的人才，馬志超就是其中的一個。因爲他是陝西華陰人，又是黃埔第一期，不論籍貫，還是資歷，都是最適宜的人選。可是西安綏靖主任楊虎城對於馬志超出長西安公安局，却感覺到十分刺眼。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鼾睡耶？」西安是我楊虎城的西

安，怎麼能够讓一個黃埔學生來幹公安局長呢？湊巧北平行營撤消，行營政治部主任曾擴情將要率領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到西安暫住，這一下越發使楊虎城寢食不安了。

「志超兄！」有一天，楊虎城請馬志超到菊花園十三號他的情婦家裏吃晚飯，吃罷飯，點起鴉片煙燈，兩個人躺在煙燈兩旁，楊虎城一邊燒煙泡，一邊說道：「我要請你幫個大忙了。」

「祇要主任命令俺，不論要俺做啥事，俺都會盡心竭力去做，怎麼擔當得起幫忙二字呢！」馬志超很誠懇地回答楊虎城。

「曾擴情快要來西安了。政治部的人都是做情報的，假如他向中央亂報一陣，咱們可吃不消。你和他是黃埔同學，所以我要請你去對付他，不要讓他亂打報告，說咱們的壞話。」

以升官發財為誘餌

「報告主任！你何必害怕一個曾擴情呢？」馬志超說：「爲人不做虧心事，那怕半夜裏鬼敲門。你看！劉時爲甚麼會做河南主席？因爲他有

百戰的功勞，才要他去做主席。委員長要你做西安綏靖主任，把整個西北的安全交給你，不是很信任你嗎？祇要你把兵練好，有了實實在在的力量，委員長要你往東，你就往東；要你往西，你就往西。一旦西北有事，你有力量平亂，可以舉足輕重，建立大功，到那時候，委員長會像看待劉峙那樣來看待你。會擴情就是三頭六臂，也奈何不了你。你要知道，中央在西安的人員，不祇一個會擴情，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會擴情。就算俺馬志超有本領，能夠對付一個會擴情，可是俺絕對招架不住一百個一千個像會擴情的人呀！所以，俺勸你，祇要對國家，對委員長忠實，幹你應幹的事情，何必怕他會擴情呢！」

楊虎城把馬志超請到他的情婦家裏，躺在鴉片煙燈旁邊，說心裏想說的話，是把他當做心腹人來看待，想不到他却說了這麼一大堆大道理。的確，馬志超說得是金石良言，假如楊虎城的智慧不比人低一級，懂得盡忠報國，聽了他的忠告，大澈大悟，忠實實實去做，不但楊虎城前程似錦，也不會發動西安事變，使國家蒙受極大的損失。可是楊虎城已迷了心竅，忠言逆耳，那裏能聽得進去。所以，馬志超的這一番話，簡直是對牛彈琴，徒增楊虎城對他壓惡和憎恨，不起半點作用。不過，馬志超做公安局長，是中央派下來的，楊虎城心裏有一萬個不高興，不滿意，也揮不走他。楊虎城用感情拉籠他不成，祇好試用別種方法，改用名利來勾引他，於是，打發了一個姓張的黃埔第四期同學進行游說。

「楊虎城想要你幹保安處長。」那位姓張的

黃埔同學對馬志超說：「我看你還是把公安局長讓出來，去幹保安處長吧！保安處長要比公安局長的官兒高，權力大，待遇好，可說是名利雙收。」

「委員長是咱們的革命領袖，又是咱們的校長。校長認識學生最清楚，他老人家認為俺馬志超是一省的材料，就會派俺做一省的工作。假如他認為俺是一市的材料，就祇能派俺做一市的工作。現在既然派俺做西安公安局長，那就是認定俺這塊料，祇能在西安市幹幹。楊虎城雖有心提拔俺，俺也不敢接受。」

「你這個人為甚麼這樣頑固？甚麼一省的材料，一市的材料。大家既然都是陝西人，在咱們自己的家鄉，為家鄉服務，幹甚麼合算就幹甚麼。楊虎城既然肯把保安處長給你，為甚麼做傻瓜，推辭不幹呢？」

「如果楊虎城真心誠意要提拔俺馬志超，俺可以接受他的這一番好意。不過，有一個條件，祇能以公安局長兼保安處長。假如調換一下，以保安處來兼公安局長，俺還是不能幹，因為公安局長是委員長委派的呀！」馬志超簡直是誠心搗蛋，明知楊虎城對他不懷好意，要他做保安處長，目的是要他讓出公安局長，他却對楊虎城的說客要求以公安局長兼保安處長，弄得那人啼笑皆非。

化裝車仗逃出虎口

經過兩次接觸談判，很顯然，馬志超跟楊虎城各人有各人的主意，各人有各人的立場，永遠

也揉合不到一起。馬志超心裏有數，楊虎城本事不大，野心可不小，他把西安當做他自己的西安，儼然以土皇帝自居。現在不能把他拉攏到手，他不做楊虎城的走狗，就不會輕易放過他，祇要機會一到，必定先下手收拾他。他在西安做公安局長，無異在老虎口裏討生活，環境是十分惡劣危險的。因此，不能不廣結善緣，為將來留些餘地。他決定兩項努力的目標：「尊重上層社會不得志的領袖人物」和「同情下層社會的勞苦大眾」。

西安有幾位同盟會的老革命黨人，辛亥革命成功，他們不去做官，隱居在社會深處，從事文化工作，在社會上很有影響力。有一位焦子敬先生開一片西山書局，傳播文化，交接知識分子。另一位胡文卿先生辦易俗社，改良秦腔，推行社會教育。還有一位汝潔夫先生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馬志超對這幾位老革命黨人特別尊敬，經常拜訪請教，過年過節，還要送些禮物。他們覺得這一個後起之秀的黃埔學生做了公安局長，並不驕傲，孺子可教，對他很有好感，特別愛護。他們在社會上的接觸面非常廣闊，知道的事情多，消息靈通。因此，馬志超在這些人物當中，常常可以得到許多重要的情況，使他提高警覺。

建設廳苗圃的負責人叫張一馨，本來和馬志超是萍水相逢的朋友，不過社會上一般人總認為公安局長是有權力的人物，能夠交往，總要想法子獻點慇懃，張一馨自然不會例外。有一天，他到了馬志超公館，看見院子裏光禿禿地，沒有樹木，沒有花草，他說不像個局長的公館，必須栽

些花木，點綴點綴。栽植花木，雨天最好，容易栽活。一天正在下雨，馬志超剛從公安局回到家裏，苗圃派來兩位工人，携帶着樹苗花枝，淋着雨在院子裏給他栽植，衣服都淋濕了。馬志超坐在客廳裏，一邊看他們工作，一邊心裏想，自己坐在家裏避雨，讓別人淋着雨為自己工作，好像不太公平，心裏很過意不去。

「你們有幾套衣服？」馬志超把那兩位工人叫進客廳，這樣問他們。

「窮人的衣服能有幾套？還不是身上穿的一套嗎。」栽花的工人老老實實告訴他。

「那麼，你們的衣服被雨淋濕，該怎麼辦呢？」馬志超進一步追問。

「那有甚麼關係？等一會兒，不就自然乾了嗎？」工人們並沒有把衣服濕透當做一會事。

談完話，馬志超送給他們每人兩塊現大洋，囑咐他們添購一套衣服，再遇上下雨淋濕，也好替換。兩塊現洋是半個月的工錢，可以買好幾套衣服。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這位馬局長這樣平易近人，想得這樣週到，一出手就給他們兩塊錢，歡天喜地，千恩萬謝，離開馬公館。這些故事，都是馬志超結下的善緣。

西安事變的那一天早晨，叛軍預定六點在西安發動事變，先包圍公安局長的公館，捉拿局長馬志超，再去解除警察的武裝，一方面派部隊包圍西京招待所，監視住在裏面的許多中央文武大員，禁止他們自由活動。沒有想到天還沒亮，已經有一部分警察在革命公園集合，那是等候局長五點多鐘講話的。楊虎城的部隊看見警察那麼早

就在活動，立刻報告楊虎城總部，他們以為陰謀已經洩漏了，誤會警察已有行動，祇好把發動事變的時間提前一個鐘頭，步驟自然零亂多了。

非抓到馬志超不可

楊虎城的部隊包圍了馬志超的公館，搜查房裏房外，找不到馬志超，他們來遲了一步，撲了一個空。另外的部隊向駐在鐘樓的警察開槍，槍聲好像警報，馬志超聽到槍聲，知道情況不妙，警察的武裝力量同駐軍不成比例，無法抵抗，抵抗也是白白犧牲，於事無補。集合在革命公園的少數警察，更不能起甚麼作用，馬志超既不能拿上這點力量同楊虎城和張學良的部隊作戰；他也不能呆在革命公園，等待人家來捉拿。這個時候，天已大亮，街上到處都是軍隊，雖然沒有宣佈戒嚴，行人活動，仍困難重重。馬志超離開革命公園，心裏在想，應該到甚麼地方去避一避，到朋友家裏？萬一被搜查出來，會連累朋友，還是去公園吧，軍隊不會注意公園的。他向蓮湖公園走去，恰巧遇見一個拉人力車的，他把車子買下來，弄了一隻輪胎，換上拉車的衣服，搖身一變，變成一個拉黃包車的。

誰會相信，全城正在捉拿馬志超，而馬志超却拉了一輛癩了氣的黃包車，在大街上大搖大擺走過去。他路過楊虎城公館的門口，衛兵沒有睬他。因為走得慢了一些，在大街上還被楊虎城的士兵攔了兩槍托，驅趕他快些走過去。將近蓮湖公園，把車子停放好，悄悄走進公園，果然，公園裏沒有一個士兵的影子。天氣太早了，人們又

聽到槍聲，躲在家裏，不敢出來，誰還會來逛公園，所以蓮湖公園格外冷靜。

「你不是馬局長嗎？」馬志超剛坐在一條椅子上休息，想他的下一個步驟，突然兩個工人模樣的人向他走來，認出他是馬局長。馬志超心想，這下子可糟透了，原來公園裏也已經埋伏了人。

「你怎麼知道俺是馬局長？」事到如今，抵賴也沒用，馬志超渾身是膽，不慌不忙，反問一句。

「你不認識我們嗎？我們在你的公館裏栽過樹木，淋濕衣服，你還賞了我們每人兩塊現大洋，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嗎？我們已經離開苗圃，現在調到蓮湖公園，照顧花木。」

馬志超聽完工人說話，才看出來面孔的確很熟，心也放下來。這兩位工人出現，真像神派來的使者，他的精神立刻振作起來。工人們以為槍聲時斷時續，一定是發生了甚麼事故，坐在人來人往的路邊很不安，於是，把他藏到比較安全的地方，趕緊替他張羅飲食。這兩位純樸的園藝工人感激他過去慷慨賜予，現在正好報答他，願為他做任何事情。在這樣患難中，得到他們的幫助，都是他未曾想到的，立刻着他們送信給汶潔夫，取得聯絡。

西安城裏風聲鶴唳，到處有人在捉拿馬志超，捉不住他，楊虎城絕不甘心。楊虎城曾經宣佈過，有敢藏匿馬志超，與馬同罪。可是馬志超有汶潔夫、焦子敬、胡文卿替他策劃一切，安排一切，冒着生命的危險來掩護他，才能在動亂的西

安，很安全地東躲躲，西藏藏。馬志超神出鬼沒，行踪不定，沒有一個人能够捉摸著。他不敢在一個地方停留兩天以上，經常在變換陣地。楊虎城在明處，馬志超在暗中，楊虎城硬是鬧他不過，不知他就竟逃出西安呢？還是躲藏在城裏呢？馬志超在西安城裏躲藏了一個星期，一直到十九日，才混出了西安。

挑擔鷄籠逃出危城

出城要比在城裏躲藏困難的多，古人知道繪影圖形，楊虎城比古人更精明，每一個城門口都有馬志超的像片，守城門的士兵對於每一個出城的人，都要核對像片，要想瞞混過守城門士兵的耳目，實在不容易，幸而經過一個星期，士兵都懈怠了，沒有開頭那麼認真。汝潔夫對他盡心竭力給他設計了好幾種出城的方法。最後他自己決定裝扮成一個鷄販子，穿上一套鄉下人的衣服，裝扮的土頭土腦，在臉上七抹八抹，自己照照鏡子，都有些面生，認識不清楚。選擇了一個出入城門的人比較擁擠的時間，挑了兩隻空鷄籠子，好像鄉下人進城來賣鷄，賣完鷄，回家的樣子。當他經過戒嚴司令部大門的時候，沒有人認得出他就是公安局長馬志超。守城門的士兵看他挑着那麼大的兩隻空鷄籠，空空洞洞，一眼望去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裏面甚麼也沒有。好像很看他不起，連多看一眼，都懶的看。進城出城的人那麼多，城門口亂紛紛地。暗中護送他的汝潔夫，跟在他後面有十幾步遠，已經替他出了一身冷汗，想不到就這樣容易，馬志超平平安安，混出西安的。

馬志超出了一聲阿彌陀佛，才放下心來。馬志超出了西門，沒有一直往西走，他轉向南方，繞過小雁塔，再往西北走，經過御橋，到達官道鎮，總算脫離虎口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有兩位衛士，始終在暗中保護着他，忠心耿耿，實在難得。他們在官道過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渡過渭河，往東，沿着上朝邑的路子走去。

不知道楊虎城猜想馬志超已經逃出西安呢，還是得到確實的情報呢？在馬志超離開西安不久，就派他的軍法處長張依中乘了一部卡車，帶了十幾個武裝士兵，出城來搜索。張依中在西安附近，盲目地打了個轉，找不到馬志超的影子。他想，馬志超如果真逃出西安，一定會往朝邑去，因為駐紮在朝邑的馮欽哉將軍早已表明態度，反對西安事變。於是，張依中順着馬志超走的路子往東走。張依中不是出來捉人，好像在兜風。當他追趕上馬志超的時候，馬志超可真着急了，好不容易逃出西安，又被卡車追上來，眼看就要前功盡棄了。不想，張依中的卡車急馳而過，沒有把他這個賣鷄的放在眼裏。張依中跑到馬志超的前面，變成馬志超在追趕張依中，馬志超又一次從閻王老子手中奪回他的性命。

張依中到了朝邑，還不知道馬志超就跟他後面。他心裏想想，捉不到馬志超，空着手回去，多不好意思。不如乘着機會做點工作，假如能够煽動馮欽哉部下脫離馮欽哉，起來響應西安事變，不是功勞也不算小嗎？好在馮欽哉的部隊裏多的是陝西人，熟人很多，進行並不困難，於是去找馮欽哉將軍的一位邢團長，進行游說煽動。

馮欽哉將軍的副師長郭景唐也是陝西人，同馬志超都是黃埔第一期同學。馬志超到了朝邑，已經到達安全地帶，不會再有危險，立刻去看郭景唐。剛好郭副師長接到邢團長的電話，報告張依中運動他倒戈要他響應西安事變，請示怎樣處置。郭景唐笑着對馬志超說：「我看張依中不是個好東西，他們自己造反不算，居然敢來運動我們的部隊，你說該死不該死？」

「最好送他回老家去，可不能讓他再回西安。」馬志超說，郭景唐點了點頭。

敬告讀者

本社近接讀者來函盛道中外雜誌普遍受到各界人士歡迎，有許多地方每月中旬，即無法買到，本社同人於感激之餘，除督促經銷人員加強服務外，並誠懇希望零購讀者能够改爲長期訂戶，價錢既可享受優待，又可早期郵寄到府，獲先睹爲快之樂。嗣後購買本社出版叢書，更可享受特別優待，誠屬一舉數得。敬請讀者諸君賜予合作爲幸。

中外雜誌社啓